



“天眼”之眼

李培勇

新时代之光

这里是通往天眼的山路！七百八十九级台阶在五月灿烂的阳光下向我招手。

峰回路转十八盘，终于来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克度镇，一个布依族、苗族祖祖辈辈生活的小镇。我们冲着“中国天眼”而来。

七百八十九级台阶，是克度镇派出所所长张辉平告诉我的。气喘吁吁的我，哪里跟得上小伙子的脚步，年轻的所长不时要停下来陪我打打歌儿。他已在这里担任所长六年多了，听他讲，前几年警务室的一个民警、两个辅警，每天都要攀登这段陡峭的山道，况且，那时哪有现在的台阶可走啊？

“灰太狼！陪客人上山啊？”——有人和他打招呼。显然，他的“地盘”上熟人多。不过，有人称他“张所”，有人叫他“灰太狼”。我问：“噢，你怎么叫灰太狼？”

他笑而不语。来到山顶站定放眼望去，行程中曾感叹的美景顿时黯然失色，眼前的景象何其壮观——我们站在“中国天眼”的面前了。“天眼”，观天巨眼，国之重器！这项国家重大工程，从1994年选址开始，到2011年开工建设，再到2016年正式建成，历经二十余年。它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星系行星、寻找类似太阳系或地球的宇宙环境以及潜在智慧生命的重要设施。五百米口径的“天眼”，镜面像一口大锅，面积足有三十个标准足球场之大。自建成投入运行后，它日日夜夜、分分秒秒睁着那双睿智的“眼

睛”。科学家们通过它已发现天体中脉冲星优质候选体六十多颗。我想，今年是新中国七十华诞，“中国天眼”是以南仁东为代表的一代科技工作者为共和国献上的一份厚礼、重礼。

我熟悉的演员李雪健也到过克度小镇。他在“中国天眼”的大锅边仁立良久。媒体记者围住他问，您有什么感想？李雪健说：“如果贵州拍一部‘中国天眼’的电影，我要演南仁东。”

南仁东，这一工程的首席科学家、总工程师，“中国天眼”的重要功臣。遗憾的是，他在倾注了全部心血、工程终于圆满完工后不到一年，就因病去世了。记得曾听李雪健讲过这样一个情景：南老在大窝凼工地上收留了一条流浪狗，取名就叫凶凶。他走到哪里，凶凶就跟到哪里。凶凶去北京的日子，小狗凶凶就每天到基地的大门口等着、盼着，见到南仁东归来，它便摇着尾巴跑上前去迎接。2017年后，查出肺癌晚期的南仁东不得不离开大窝凼去北京住院治疗，从此再也未能回来。凶凶久盼无望，便焦躁地在工地上跑来跑去，人们知道它在寻找南仁东，但却无法告知一条狗，它的主人已不在了……

科学家的眼睛闭上了，然而他留下的“中国天眼”却真真切切震撼着我们的心灵。

多想在南仁东工作过的“天眼”边留下一张合影啊，可我们的手机、照相机等都按规定留在山下。看到“天眼”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，我猛然意识到，“中国天眼”之外，这里还有一双不可或缺的眼睛，那就是日日夜夜、时时刻刻睁大的，观察着“大射电”基地方圆五公里范围内的风吹草动，确保上百名国家级科学家及数千建设者安全的基层公安民警的眼睛！

张辉平的眼睛清澈、明亮，又透出一种亲和力。他是六年前调到克度派出所担任所长的，此前，二十九岁的他已在平塘县白龙乡派出所所

长的岗位上干了三年。就是说，小伙子大学毕业后从一名基层民警做起，当“中国天眼”的国家重大工程进入大规模建设的关口，他被委以重任，挑起了直接为“天眼”建设保驾护航的担子。

路遇一位老汉，“灰太狼好哇，给你报个喜，你帮我补开户籍证明后，我的老龄补助解决了！”怎么又是“灰太狼”？我盯着他。

张所长笑了：“嗨，李老师，这是我用的微信名，妻子和女儿给起的。”他说女儿四岁多了，叫张奕萌。这几年逢节假日都没能回去看她们，母女俩微信他，“天眼”核心区没有信号，他常常深夜回到宿舍才看到，回也不是，不回也不是，很自责。知道女儿喜欢看动画片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，他名字中又有个“辉”字，就叫它吧，拉近和女儿的距离。“不过，咱是光辉的辉。”

“辉太狼”说，当公安嘛，当真要有着一双“狼眼”！群众打110，在天眼方圆二百八十七平方公里范围内，都是打给他们啊！派出所的民警要确保当地百姓安全，说保一方平安，他们这儿的“一方”是“中国天眼”，可了不得！他还说连续几年春节都没回家，是因为春节期间“大射电”的科学家要回北京了，他们一年才回家一次，锁门走了，派出所的民警要把一家一户的锁看住，确保科学家归来时，万无一失。“我曾在工地上遇到从北京返回基地的南老，他听人介绍我就是派出所的所长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连声说：‘谢谢，谢谢！你们辛苦啦！’”

“辉太狼”们的眼睛还要当摄像机探头使。民警和辅警们需要几班倒，迈开双脚去实地巡查核心区。当我随张辉平走了一段巡查“刀刺”防护网的山路，才知道这项看来寻常的勤务是何等艰辛。五百米口径的“天眼大锅”，方圆八公里周围建有密密匝匝两人多高的铁丝网，严格防止未经

许可的人擅自进入。张辉平和警务室的同事，每周都要沿着铁丝网巡查一至两圈儿，发现因大雨冲刷倒斜、漏洞点，必须立即修补，有时一干就是几个小时，天黑也下不了山。

我们此次到贵州采访，得到省公安厅的支持，专门安排各路英豪来参加座谈会。“辉太狼”也来了，他手里攥着一份稿子，却因时间关系没得到发言的机会。

今天的克度镇，再也不是以前那个默默无闻的边远小镇了，它因“中国天眼”的建成而名扬世界。2016年10月，小镇迎来了“中国天眼”建成后的第一个国庆黄金周，为了一睹“天眼大锅”的雄壮神奇，每天都有数万省内外乃至国外的游客到来。欢闹喧嚣的泱泱人群中，总有一双双明亮的眼睛，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——那是“辉太狼”所长和他的战友们。就在这个欢快的节日里，突然，对讲机传来紧急呼叫：“张所张所，有家长报警孩子走失！女孩儿，五岁……”张辉平立即布置：“速请指挥部广播寻人！各个岗点注意，紧急寻找五岁女孩儿。”说完，他自己也匆匆汇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中。茫茫人海，五岁的小姑娘你在哪儿？别怕，警察叔叔来帮你啦！没过多久，当他满头大汗还在焦急寻找时，辅警李孝柱通过对讲机报告：“张所张所，孩子找到，已联系上家长。”

张辉平松了一口气，抹了把脸上的汗——噢？他怔怔地呆住了！“辉太狼”锐利的目光一下盯在一个四岁女孩儿的脸上。那是萌萌，他的女儿！萌萌扬起小手：“爸爸，我们来看你了。”“辉太狼”鼻子一酸，大步上前抱住萌萌。女儿回头看妈妈，妈妈问：“中午一起吃饭，你有多少时间？”“一小时吧。”说这话时，“辉太狼”的眼里满是柔情。

压题照片为壮观的喀斯特峰林中的“天眼”。秦刚摄(影像中国)

量回避采榆钱。

我们那一带盖房子崇尚杉木榑榆木梁。有一年堂兄家翻盖房子，刨掉榆树做了房梁。从此站在院子里向外望去，不见了大榆树，我好长时间觉得有些失落。但有时想，不见了也好，至少不再天天触动母亲心中的伤痛了。谁知，有一天母亲说：挺想那棵大榆树的，那么大一棵榆树，灾荒年能救不少人的。河北平原的东部沿海地区，历史上曾经叫作渤海郡。汉宣帝时期派一个叫龚遂的人出任太守。通过龚遂的治理，不仅实现了社会安定，百姓一心务农，连诉讼都没有了，龚遂因此受到汉宣帝的嘉奖。据《汉书·龚遂传》记载，龚遂治理渤海郡的诸多措施中，有一条是“躬率以俭约，劝民务农桑。令口种一树榆、百本薤、五十本葱、一畦韭，家二母彘、五鸡。”所谓务农桑，第一条居然是每个人要种一棵榆树。由此看来，早在西汉时期，榆树的备荒和救灾作用，就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。

近年来，老家的院子旁边开发了一个很大的明清古典家具市场。市场兴建之初，我以为冠以“明清古典家具”，肯定是红木家具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市场主打老榆木品牌。所谓“老榆木”就是从老房子里拆下来的榆木房梁或榆木门板，业内俗称“榆木落梁”。榆树本来就是上等的木材，耐腐蚀，有韧性，而榆木落梁历经风化，木性更加稳定。加工时刨面光滑，木纹美丽，而且极具沧桑感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老榆木家具越来越受追捧。真没有想到榆树还有如此的余韵。只是不知道，那堆满市场的榆木中，有没有小时候我家门外那棵大榆树。

我站在浙江建德城边的白沙桥上遥望，向东，复向西。在幽静的南山之北和喧嚣的城市之南，聆听雾霭下一段流水如低语如倾诉，轻轻、款款地流淌，揣度着这一江白雾缘起何处，又意欲何往。没有一丝风的打扰，山河之间所有的空间，都让给了这江，江上的雾就自在了，可以把触角伸向任何一个角落。于是，雾的声势便越来越大——大肆、大举也大胆，竟夹裹着淡淡的水腥和凉意，细雨般从我的脚下无声却迅猛地升腾起来。不知不觉间，身心和视野尽被掩埋于这场渐浓渐广的雾里。仿佛一下子坠入岁月深处，方位、时间等一切现实的感觉纷纷消失。内心充满莫名的孤独，也充满莫名的兴奋。此时，我只能与桥上那些石狮为朋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它们每天守望在桥头，看江上的日出日落，雾起雾消，与大江一起感知日子的阴晴圆缺，一定最知道这条大江的沉浮与沧桑。

转下桥头，拐上沿江的路，继续在雾中行走一段，终于感觉到在雾中看雾的局限和尴尬。于是，返身回到临江的房间里，站在江雾之外，继续看江和江上的雾。宾馆九层楼的那个小小的窗户一推，就成为一个照相机的变焦镜头，修地一下，就把眼前的新安江和两岸的景物“推远”，江与江上的雾、江与两岸的景物以及江的前世今生、来龙去脉，都尽收眼底——

江上的雾，时浓时淡，如飘渺、摇曳的烟岚；江面也时隐时现，如一个人记忆中忽而模糊忽而清晰的往事。

从前，此地并没有桥梁，人们和流水一样都沿江顺行，很少借助桥的辅助“横行”于江，偶尔的横渡，也要借舟船之力。江面上曾舟船穿梭，日夜繁忙。有人要从这里逆流而上，去追溯某段航程的起点；有人要从这里顺流而下，去热闹繁华的建德府，去建德府更加热闹和繁华的临安，那是南宋的京城；也有人一鼓作气过富春，过钱塘，直入东海，巨大的船帆里鼓满了远行的风。但今天，江面上却空阔宁静，微澜不兴，如一本信息浩瀚的大书，严严实实地闭合着，封面上只有一抹捉摸不定的雾做插图。

如果有可乘之舟，自此处逆行数千米，即抵达新安江水电站大坝。那是专门为这条江而设置的一道空间和时间上的巨大门槛。

想当初，新安江从数百里之外的六股尖山起步，谨守水的坤德，一路逶迤前行，也波折，也顺畅，安然于道。千万年来，作为一道天然之水，新安江从没想到要改变自己的状态和节奏，但水的性格就是“随顺”，就是随物赋形，安于低位又至温至柔，你让我流到哪里我就流到哪里。“水利万物而不争”，不管流到哪里，都要滋润一方沃土，都要染绿一片青山，这是水的本分，也是水的使命。

新安江大坝这道巨大的门槛，是新安江前行的障碍，也是它改变和壮大自己的机缘。面对不可逾越的难关，新安江不得不久久驻足、徘徊，进而默默地积蓄着水位、力量和势能，并在无意间扩大了自己的疆域。数年之后，上游五百八十里平方公里的山川都在这片水的版图中。千峰千岛的雄阔和如诗如画的美丽，让这些古老的河流一夜之间美名远播，却并没有让它因此而滋生出骄纵和孤傲之气，反而变得更加沉稳、平和、安静、低调。

江水从坝底的孔洞潜流而下，推动了水轮发电机组的叶片，往日里积攒下奔跑的动能和一腔热情，便转化成无声、无色也无形的电流，沿高压输电线路传向远方，只在每一个夜晚的黑暗中，强调一下自己的主张。

后来，在新安江水电站的下游，人们又建了一座富春江水电站。于是，新安江也就解除了承载舟楫的劳役，发完电，做完功，像一个优哉游哉的闲人一样，以散步的方式舒缓地向下游流去。江，还是叫原来的新安江，但已经转变成另一种心态、另一种境界。江水依然清冽，但流淌起来，却不再有以往的浪潮翻卷和雀跃欢呼，曾经的“云山苍苍、江水泱泱”，已成为“江水青青，江水平”。最沉寂时仍有几分宁悦，最躁动时仍呈现出几分冷静。据说因为早有了水平面以下三十米的幽深，新安江的水温基本保持在十七度，寒来

此去梅城四十里

任林萃

十七度，暑往十七度。最寒冷时仍透出几分温暖；最酷热时仍奉送一袭清凉。我理解，这就是一段流水的厚生之德！

自从失去了帆樯如林的繁华之后，新安江便与那些江鸥和白鹭为友，任由它们在水里，在岸边，独往独来或成群结队，以它们洁白的身影，随兴点缀或勾画水色的青苍。在那些风平浪静的恬淡时光，新安江手擎一幅青山的倒影，看过来，看过去，细数其间的花花秋叶和茂林修竹，让泱泱江水发出愉悦之光。偶尔有一些鸭、雁、牛、羊来岸边喝水，有一些兴致盎然的游人在江边嬉戏，有几对红男绿女指着江水海誓山盟，新安江都视为一种善缘，将他们的声音和影像一一收藏在心，记着念着。

崭新的现实堪称一幅美丽的画卷，与从前同样丰富与深远。每当这时，它就扯起一层雾的帘幕，遮住眼前的景色，也遮住自己那张明媚的脸，深深地沉浸于往昔岁月。

从前，白沙桥下这片沙滩，还没有被冠上建德的名字。那时，这里只是一个人迹稀少的渡口，人称白沙渡。真正的建德县名，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，就已经被二十多公里之外的梅城所拥有，一直到1960年8月，县城由梅城镇移至白沙镇。其间发生过一次又一次变迁，严州、睦州、严州、建德府、建德专区、建德专署……但不管怎么变，建德这两个字一直都和梅城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发挥着关联。

天光渐渐明亮，江上的雾气开始脱离江面，仿佛一群白色的大鸟儿，受到阳光的袭扰，齐刷刷飞向了周边的山头，进而又一点点向山后流转，终至消隐。我望着缓缓东流的江水，推测着清晨那场大雾的起因，意念就准确地落在了梅城。

我决定从白沙出发，去三江交汇的梅城，去看新安江、富春江和兰江三条有名气、有身份的大江到底如何握手言欢又如何分道扬镳；去看古人是如何把坚硬的砖石砌成了朵朵梅花，顺便也到处逛逛，凑巧在哪条街巷或哪片水泽，找到一个时间入口，去岁月深处探访或邂逅几个我心仪已久的先贤或名士。

不知道做过睦州刺史的杜牧、做过睦州知州的范仲淹，做过严州知州的陆游都是如何来梅城的，走陆路还是走水路？可歌可颂的是，几个人最终都走了爱民、利民之路。他们按自己的人生理想尽了本分，为古国文化和文明的正念续了一把薪柴，留下了可续燃烧的火种。

车沿新安江左岸一路驶向梅城，我就紧紧靠临江一侧车窗，目光和心念一刻也没有离开过



新安奇雾(摄影)

苏少华

大地